

一次冒险换一个人生 [亦真亦幻的马戏团 一头复仇的大象和忠心耿耿的爱情]

莎拉·格鲁恩 Sara Gruen / 著 | 谢佳真 / 译

《纽约时报》、
亚马逊网络书店榜首图书

销量过120万册

畅销书榜75周

超过
《哈利·波特7》、《追风筝的人》

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(BookSense)选书



大象的眼泪

water for
elephants



莎拉·格鲁恩 Sara Gruen / 著 | 谢佳真 / 译

大象的眼泪
water
for
elephants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象的眼泪 / (美) 格鲁恩 (Gruen, S.) 著: 谢佳真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书名原文: Water for Elephants
ISBN 978-7-208-07224-4

I. 大… II. ①格…②谢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3939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策 划 王 蕾
责任编辑 王 蕾



世纪文景

大象的眼泪

[美] 莎拉·格鲁恩 著
谢佳真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125
插 页 2
字 数 238,000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7224-4/I·454
定 价 25.00 元

我句句实言，我说真心话……

大象忠实可靠，绝无二心！

——苏斯博士，《大象霍顿孵蛋记》，1940 年

楔子

炊事篷的红白遮棚下只剩三个人，就是格雷迪、我和油炸厨子。格雷迪跟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面，一人面前一只凹痕累累的马口铁盘子，盘上搁着一个汉堡包。厨子人在柜台后面，正在用刮铲刮锅子。油锅早熄火了，但油腻味儿萦回不去。

马戏团其余地方不久前还挨挨擦擦挤满了人，这会儿一片空荡荡的，只看到几个团员和等着进库奇艳舞*篷的几个男人。他们忐忑地左瞄右看，帽檐压得老低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。他们不会失望的，芭芭拉的场子就藏在营地后面，她的媚功可厉害啦。

我们团主艾蓝大叔管客人叫“土包子”。除了等着看芭芭拉的人，其他人已经逛完兽篷，进入大篷了。热闹滚滚的音乐颤动着大篷。乐队照例震天价响地飞快奏出预定的曲目。我清楚节目的程序，就在这一刻，惊异大奇观即将下场，高空杂耍女郎绿蒂应该正在场地中央攀着索具上升。

我注视格雷迪，试图思忖他的话。他四下瞄了瞄，又凑得更近一点。

* 库奇艳舞：一种色情女子舞蹈。（除非特别说明，全书脚注均为编者注。）

“再说，依我看，你可出不起纰漏。”他紧盯着我的眼睛，扬起眉毛加强语气。我的心跳慢了一拍。

大篷忽地爆出如雷掌声，乐队天衣无缝地奏起古诺*的华尔兹。那是大象萝西上场的暗号，我本能地转向兽篷的方向。玛莲娜要么正准备骑上大象，要么已经坐在它头上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我说。

“坐下啦，吃你的汉堡。你要是打算闪人，下一顿恐怕有得等了。”

就在那一刻，乐声刺耳地停顿下来。铜管乐器、簧乐器、打击乐器荒腔走板地同时响起，那些长号和短笛章法大乱失了协调，一只大号吹岔了气，一副饶钹空洞的铿锵声从大篷抖抖颤颤传出来，越过我们头顶，直到湮灭。

格雷迪愣住了，仍然俯头对着汉堡，两只小指竖着，嘴咧得好开。

我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没人移动半分筋肉，大伙眼珠子全盯着大篷。几缕干草懒懒地回旋过干泥地。

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我说。

“别吵。”格雷迪嘶声说。

乐声再度响起，奏出《星条旗永不落》。

“老天哟，讨厌。”格雷迪把汉堡扔到桌上，一跃而起，弄翻了长凳。

“什么？怎么了？”我大叫，他已经跑了。

“灾星逛大街啦！”他回头嚷道。

我霍地转身看油炸厨子，他正扯下围裙。我问：“他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* 古诺 (Gounod, 1818—1893): 法国作曲家。

他扭着要把围裙翻过头顶脱掉。“这个灾星逛大街嘛，就是说出乱子了，大乱子。”

“哪种乱子？”

“难说，像是大篷闹火灾啦，动物受惊乱跑啦，啥都有可能。老天哪，可怜的土包子，这会儿他们八成还蒙在鼓里呢。”他从铰链门下面钻出去走了。

四下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。糖贩们手撑着柜台跳出来，工人们从帐篷门帘下面连滚带爬出来，杂工们飞奔过营地，班齐尼兄弟天下第一大马戏团全团上下通通急如星火，冲向大篷。

钻石乔从我身边跑过去，倘若他是一匹马，那他就是马不停蹄地狂奔。他拉开嗓门：“雅各——兽篷出事啦，动物跑了，快快快！快去啊！”

用不着他多说，我拔腿就跑。玛莲娜在兽篷里。

我跑近的时候，一记闷响流窜过我的身体，声音比吵嚷声还低一阶，吓得我魂都飞了。大地在震动。

我歪歪倒倒奔入兽篷，迎面遇上墙也似的牦牛。它的鬃毛竖起，乱蹄狂踏，红鼻孔喷着气，眼珠骨碌骨碌转，从我旁边飞冲过去，逼得我踉跄着脚尖连忙后退，贴住篷壁，以免弯曲的牛角刺到我。一只受惊的鬣狗紧抓在牦牛肩上。

帐篷中央的摊子已经被动物踏为平地，只见腰腿、蹄踵、尾巴、爪子大混战，斑点和条纹缠闹成一片鬼哭神号，有的呼啸，有的嘶嚷，有的低吼，有的哀鸣。一只北极熊站起来，居高临下挥动锅子大的熊掌乱打，一只骆驼挨了一下，当场昏死过去，砰，摔到地上，颈项和四条腿张开，像个五角星。黑猩猩们尖声鼓噪吱吱叫，在绳索上摆来荡去，躲

开下面那几只大猫。一匹眼神狂野的斑马左弯右拐地移动，跑得离一头蹲伏着的狮子太近。狮子使劲挥出一掌，没击中，便窜到别处，肚皮贴近地面。

我扫视帐篷，狂乱地搜寻玛莲娜的身影，却见到一头大猫溜进通往大篷的甬道。是豹子。看着它轻灵黑色身躯消失在帆布甬道中，我立在那里，等待土包子们察觉异状。倘若土包子们还不晓得灾星罩顶，他们马上就会知道。等了好几秒，那一刻终于来了。一声长长的尖叫接着一声，又一声，然后整个地方轰地传出人人争先恐后、推挤逃命的如雷吵嚷。音乐二度刺耳地停止，这回再也没重新响起。我闭上眼睛。主啊，求求你让他们从帐篷后面出去。主啊，求求你别让他们跑过来这边。

我再度睁开眼皮，扫视兽篷，发狂地找她的身影。看在老天分儿上，找一个女孩和一头大象能有多难？

当我瞥见粉红亮片的闪光，我差点大叫着松了一口气。也许我当真叫过，我记不清了。

我的心肝儿是在兽篷另一头，正贴着篷壁站立，恬静如夏日。那些亮片闪呀闪，有若流动的钻石，在群兽五花八门的毛色间放出一柱莹莹粼光。我们眼神对上了，我们这一望仿佛直望到了地老天荒。瞧，我的心肝儿一派气定神闲，懒洋洋的，甚至漾着微笑。我在群兽的推挤中前进，但心肝儿的神色有点古怪，我蓦然停步。

那个下三烂正背对着我的心肝儿，立在那里面红耳赤，大吼大叫，指天画地，挥舞他那根银头手杖。他的丝质高帽搁在一边的干草上。

心肝儿不晓得去拿什么东西。一只长颈鹿穿过我们之间，长颈子快速摆动，在慌乱下仍然不失优雅。等长颈鹿过去，心肝儿已经抄起一根

铁桩，闲闲握住，桩尖靠在硬泥地上，又定定望着我，眼神茫然，最后将目光移到他没戴帽子的后脑勺。

“天哪。”我赫然明白那铁桩的用途，便跌跌撞撞向前冲，大吼“不行！不行！”，也不管自己的声音决计传不过去。

铁桩高高举起，向下一砸，将他的脑袋如西瓜一般劈开。他的脑袋开了花，双眼圆睁，嘴型僵成一个“○”。他往下跪，然后向前翻倒在干草上。

我惊骇到无法动弹，连一只小红毛猩猩突然抱住我的腿，我也没动。

这件事发生好久了，好久了，却仍然在我脑海盘旋不去。

我不太跟人提起那段时光。一向如此，也说不上来为什么——我待过几个马戏班子，总共做了将近七年，倘若那不算是聊天的谈资，我就不晓得什么才是了。

其实我是知道个中原因的：我始终信不过自己，怕说溜嘴。我明白为心肝儿守密有多重要，而我也守住了秘密，守到心肝儿离开尘世，又继续守了下去。

七十年来，我从不曾跟谁提过只言片语。

我九十岁，或者九十三岁，不是九十就是九十三。

当你五岁的时候，自己几岁零几个月都了然于心。即使年过二十，你也把岁数记得一清二楚。你会说我二十三岁，二十七岁。可是到了三十来岁，怪事便发生了。一开始不过是一时的语塞，片刻的迟疑。“你几岁？”“噢，我——”你信心满满脱口而出，又蓦然噤声。你本来要说三十三岁，但你不是三十三，而是三十五。你心烦起来，纳闷后半生是否已然开始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但你要几十年后才会承认。

你开始忘掉字词，一个词儿明明就在舌尖上，却赖着不下来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你上楼拿东西，等你走到楼上了，却不记得上楼干吗。你对着眼前的儿女把其他孩子的名字点过一遍，连家里那条狗的名字也试过了，才总算叫对了人。有时候你忘了今天星期几，最后连年份也忘了。

倒不是说我健忘成那样，而应该说我不再理会时光流转。千禧年过了，这个我晓得，人仰马翻一场空，那些年轻人愁得不得了，搜刮罐头，一切不过是因为某个家伙偷懒，没腾出空位放四位数字，只留了两位数的空间。不过千禧年可能是上个月，也可能是三年前。话说回来，

那有什么要紧？豌豆泥、木薯、成人纸尿裤的日子过上三周、三年、甚至三十年有差别吗？

我九十岁，或者九十三岁，不是九十就是九十三。

外头要么出了车祸，要么道路施工，老太太们才会赖在交友室另一头的窗前，像孩子或囚犯似的不忍离去。她们纤瘦羸弱，发丝如雾，年纪大半小我足足十岁以上。年龄的差距令我悚然心惊，即使身体背叛了你，你的心却不认账。

看护把我安置在走廊，助行器就在我轮椅旁边。髌骨骨折以来，我已经恢复得大有进展，真是谢天谢地呀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腿似乎永远废了，我才会听劝住进养老院。可是我每两个钟头就起来走个几步，每天都能多走几步才感觉需要回去。这把老骨头可能还有得撑呢。

这会儿窗口有五个人了，银发婆婆们凑在一起，弯起手指在玻璃上指指点点。我等了半晌，看她们会不会散去。她们没散。

我垂眼确认刹车已经固定，小心翼翼地起身，一边抓着轮椅扶手稳住身子，一边抖抖颤颤挪向助行器。一就定位，便抓住把手的灰色橡胶垫，向前推到手肘伸展开，也就是恰恰一块地砖的长度，然后将左腿向前拖，确认助行器放稳了，再把右腿拖到左腿旁边。推，拖，等，拖。推，拖，等，拖。

走廊很长，而我的脚不像以前听使唤。我的瘸法和老骆不一样，真是感谢老天，但走路终归快不起来。可怜的老骆，好多年没想到他了。他的脚丫子垂在小腿下头，不受控制，走路得举高膝盖把脚甩到前面。我是用拖的，仿佛腿上系着重物似的，加上驼背，走路的时候，眼前只看得到拖鞋在助行器框架内挪移。

想到走廊尽头得费一点时间，但我确实走到了，而且是凭自己的两条腿过去的，帅呀。只是人到了那里，才想起还得一路走回轮椅。

老太太们腾出位子给我。她们是生气勃勃的一群，有些能自个儿走动，有些是靠朋友推轮椅。这些老女孩神智依旧清醒，待我很好。我在养老院算是稀罕人种，一个老男人面对一海票仍在为丧偶心痛的寡妇。

“嘿，来这边。”荷柔关照地说。“咱们让雅各看一下。”

她把桃丽的轮椅向后拉开几尺，匆匆移到我旁边，十指交握，浑浊的眼睛炯炯放光。“噢，好兴奋哦！他们忙了整个早上了！”

我凑到玻璃前，仰起脸，阳光照得我眼睛眯起来。外头好亮，瞧了一会儿才看出点眉目，然后色块聚焦成形体。

街尾的公园有一个巨大的帆布帐篷，红白粗纹篷面，篷顶一眼就看得出是尖的——

我的心脏突然紧缩，一只手不禁往胸口抓。

“雅各！噢，雅各！天哪！天哪！”荷柔大叫，慌得两手乱抖，然后回头朝走廊喊：“看护！看护！快来呀！扬科夫斯基先生出事了！”

“我没事。”我咳起来，捶着胸口。老太太们就是这点讨厌，总是怕你两腿一伸挂掉。“荷柔！我没事啦！”

可是来不及了，我听到橡胶鞋底叽叽的脚步声，不一刻看护们便把我团团围住。想来，用不着担心怎么走回轮椅啦。

“今天晚上吃什么？”我任凭看护推我到食堂，一边咕哝，“麦片粥？豌豆泥？婴儿食品？嘿，让我来猜，是木薯吧？是木薯吗？还是我们要吃米布丁？”

“哎，扬科夫斯基先生，你真爱说笑。”看护平板板地说，心知肚

明没必要回答我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的菜色照例是营养而乏味的肉卷、奶油焗玉米、重新加水的脱水马铃薯泥，搭配可能曾经和一片牛肉打过一次照面的肉汁。他们还纳闷我体重怎么会往下掉。

我知道有些人没牙齿，但我有啊。我要炖肉，我太太做的那一种，要加皮革似的月桂叶一起炖的味道才够道地。我要胡萝卜。我要水煮的带皮马铃薯。我还要浓郁香醇的解百纳葡萄酒佐餐，不要罐头苹果汁。可是，我最想要的是一整穗的玉米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得在一穗玉米和做爱之间二选一，我会选玉米。倒不是说我不喜欢跟女人翻云覆雨最后一次，我还是个男人，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变的，但一想到甜美的玉米粒在齿颊间迸裂，我就口水流满地。遐想终归是遐想，这个我知道，啃整穗的玉米和做爱都不会发生。我只是喜欢选择题，仿佛我就站在所罗门王的面前，考虑是要最后一次春宵还是一穗玉米。多么美妙的难题。有时候，我会把玉米换成苹果。

每一桌的每一个人都在聊马戏团的事，我是指还会说话的人。那些静默无语的人或是面无表情四肢萎缩，或是头、手抖得无法使用餐具，都坐在食堂边缘，由旁人拿着汤匙一点一点把食物送进嘴巴，哄他们咀嚼。他们让我想起雏鸟，只差他们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热劲。除了下巴轻微的咬合动作，他们的脸皮动也不动，空虚得骇人。骇人是因为我深知自己正步着他们的后尘前进，我还没走他们那么远，但也是迟早的事。不想落到那个境地，只有一条出路可走，而我委实不能说我喜欢那条出路。

看护把我安置在晚餐前面。淋在肉卷上的肉汁已经凝成一层膜。我拿叉子戳戳看，那膜抖了抖，揶揄我。恶心。我抬眼，直勾勾望着乔瑟

夫·麦昆迪。

他坐在我对面，是新来的，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退休律师，方下巴，塌鼻子，大大的招风耳。那耳朵让我想起萝西，耳朵是他们惟一相像的地方。萝西是一头心思细腻的大象，而他嘛，唔，他是退休的律师。我实在摸不透看护脑袋想什么，他一个律师和我一个兽医能有啥共通点？但他来的第一天，看护便把他的轮椅安置在我对面，从此不曾换过位子。

他怒目瞪我，下颚前后移动，像一头牛在反刍。不可思议，他居然真的在吃那玩意儿。

老太太们像女学生似的叽叽喳喳，欢天喜地，丝毫没察觉我们的对峙。

“他们要待到星期天。”桃乐丝说，“比利问过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星期六演两场，星期天一场。蓝道跟他几个女儿明天要带我去。”诺玛说着转向我，“雅各，你会去看吗？”

我张嘴要答，但不容我吭声，桃乐丝便脱口而出：“你们看到那些马了吗？乖乖，好俊哪。我小时候家里养马，噢，我爱死骑马了。”她望向远方，有那么电光火石的一刻，我看出她做小姑娘的时候非常可爱。

荷柔说：“记得马戏团坐火车巡回表演的年代吗？海报会提早几天贴出来，镇上所有能贴的地方都贴了！两张海报中间连一块砖头都不露出来！”

诺玛接腔：“就是啊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有一回，他们把海报贴在我们谷仓外面。他们跟爸爸说，海报是用一种特别调制的胶糊上去的，表演结束两天就会自己掉，可是过了好几个月，那些海报还粘在我们谷

仓上面，骗你我就不是人！”她咯咯笑起来，摇头说，“爸爸气炸了！”

“然后过几天火车就来了，总是在天刚破晓的时候来。”

“以前我爸会带我们去铁道看他们卸东西。哗，真有看头。还有游行！还有烤花生的味道——”

“爆玉米花！”

“糖苹果、冰淇淋、柠檬水！”

“还有锯木屑！会钻到你鼻子里！”

“我以前弄水给大象喝。”麦昆迪说。

我扔下叉子抬头看他。他显然蹿到皮痒，等着老女孩们奉承。

“你没干过那种差事。”我说。

大家沉默片刻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你没弄水给大象喝过。”

“我有，千真万确。”

“你才没有。”

“你是说我在骗人吗？”他缓缓说。

“如果你说你弄水给大象喝，你就是骗子。”

老女孩们目瞪口呆望着我。我的心狂跳，明明知道不该讲这种话，偏偏不由自主。

“你好大胆子！”麦昆迪手撑着桌缘，指节都凸出来了，前臂肌肉暴起。

“朋友，你听好了，几十年来我见过很多你这种老傻子了，说什么弄水给大象喝，我就坦白一句话，根本没有这种事。”

“老傻子？什么老傻子？”麦昆迪扶着桌子霍地站直，他的轮椅向后

飞滚了开。他一根变形的指头指着我，然后仿佛被炸弹炸到似的倒地，身子隐没到桌下，目光迷茫，嘴巴仍未合上。

“看护！喂，看护！”老太太们嚷起来。

橡胶鞋底急奔而来的熟悉脚步声再度响起。不一刻两个看护搀着麦昆迪的手臂拉他起来，他嘟囔着，软弱无力地想甩开她们。

第三个看护是一个丰满的粉衣黑人女孩。她立在桌尾，双手叉腰。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个老杂种说我是骗子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麦昆迪先生说，安全地坐在他的椅子上。他整整衬衫，抬起灰白的下颌，叉着手臂。“他还说我是老傻子。”

“哎，我敢说扬科夫斯基先生没有那个意思。”粉衣女孩说。

“我就是那个意思，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傻子。弄水给大象喝，是喔。你们晓得一头大象一天要喝多少水吗？”

“唔，根本没概念。”诺玛努着嘴摇头，“我只知道我看不出你中什么邪了，扬科夫斯基先生。”

喔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

“太过分了！天晓得我何必忍受别人叫我骗子！”麦昆迪先生说，身子稍稍倚向诺玛，他知道大家都站在他那一边。

“还有老傻子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扬科夫斯基先生！”黑人女孩拉开嗓门。她来到我身后，解除我轮椅的刹车。“也许你该待在房间，直到冷静下来。”

“喂，等等！我用不着冷静，我晚餐还没吃呢！”我嚷着。她把我从桌边推开，朝门口走。

“我会帮你送过去。”她在我后面说。

“我不要在房间吃！推我回去！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！”

显然她就是可以这样对我。她迅雷不及掩耳地推我穿过走廊，急转弯进了我房间。她固定刹车的力道那么大，整架轮椅都晃了一下。

“我自己回去。”她竖起脚踏板的时候我开口。

“你回不去的。”她说，把我的脚放到地面。

“不公平！”我的音调拉高成哀鸣，“我在那一桌坐了八百年。他来了两个礼拜。怎么每个人都站在他那一边？”

“没有人选边站。”她倾身向前，肩膀靠到我的胳膊窝，撑起我的身子，我的头倚着她。她的头发烫得直直的，飘散着花香。她让我在床缘坐下，我眼睛正好直视她的粉衣胸脯，还有名牌。

“萝丝玛莉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他真的很在说谎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才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是真的知道。我在秀场待过。”

她眨眨眼，恼了。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我迟疑起来，改变心意。“算了。”

“你在马戏团待过？”

“我说算了。”

尴尬的静默持续片刻。

“麦昆迪先生可能会受重伤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她说，一边把我的腿放好。她手脚利落，有效率，只差不是蜻蜓点水。

“不会啦，律师都是铁打的。”

她瞪我瞪了大半天，真的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待。有一刻，我好像从